

西方语言学丛书 11
Western Studies in Linguistics

语言变化原理 内部因素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William Labov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语言变化原理 内部因素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William Labov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373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变化原理: 内部因素/(美)拉波夫著. —影印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6

(西方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301-08194-5

I. 语… II. 拉… III. 社会语言学—研究—英文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6652 号

©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Reprint from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I: Internal factors (First Edition) by William Labov.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It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书 名: 语言变化原理: 内部因素

著作责任者: [美] William Labov 著

责任编辑: 旷书文 徐 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8194-5/H · 129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334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42.5 印张 817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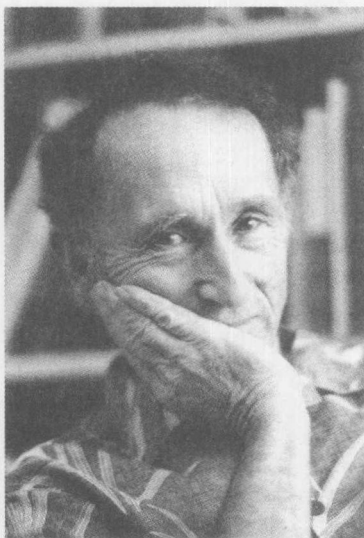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作者简介

威廉·拉波夫 (William Labov)



威廉·拉波夫教授,著名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主要创始人。1927年出生,1964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语言学家 Uriel Weinreich 教授。1971年至今一直在宾州大学语言学系任教。并任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期刊主编。获瑞典 Uppsala 大学、加拿大 York 大学、英国 Edinburgh 大学荣誉学位、美国语言学会“萨丕尔教授”称号,1996年本书获美国语言学会“布龙菲尔德奖”。

拉波夫教授是世界公认的语言学大师,他不仅在历史语言学及普通语言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而且在语音学、实验语音学等学科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其主要论著有: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1966)、*Therapeutic Discourse* (1976)、*The Study of Non-Standard English* (1970)、*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1972)、*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1972)、*What Is a Linguistic Fact?* (1977)、*Locating Language in Time and Space* (主编) (1980)、*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1: Internal Factors* (1994)、*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II: Social Factors* (2000)、*Studies in Sociolinguistics* (2001)、*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 (2006) 等。

因其瞩目的成就,拉波夫教授 1979 年当选为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NAAS)院士,1993 年

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院士、1997年入选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 of Science, AAAS),1979年任美国语言学会(LSA)主席。

* 拉波夫教授照片由 Tom Morton 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



威廉·拉波夫教授,著名语言学家,1927年生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194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48年取得硕士学位,1951年取得博士学位,1951年至195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957年至1961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61年至1967年在耶鲁大学任教,1967年至197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79年至1987年在哈佛大学任教,1987年至199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93年至199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97年至200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2000年至200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2003年至200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2007年至201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2011年至201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2015年至201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2019年至202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拉波夫教授是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在美国语言学界享有盛誉,而且在国际语言学界也享有盛誉。他的主要著作有:《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1966)、《The Study of Non-Standard English》(1970)、《Sociolinguistic Patterns》(1972)、《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1972)、《What Is a Linguistic Fact?》(1977)、《Locating Language in Time and Space》(1980)、《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1: Internal Factors》(1984)、《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2: External Factors》(1984)、《Social Factors》(2000)、《Studies in Sociolinguistics》(2001)、《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2006)等。

拉波夫教授1979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1979年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

导 读 ■ 陈忠敏*

90年代初当我还在美国衣阿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读书的时候,记得有一回我向我的导师 W. South Coblin(柯蔚南)先生请教:要比较全面了解历史语言学应该读些什么书。柯先生推荐以下两本 Principles 书让我熟读:

1. Hans Henrich Hock 的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outon de Gruyter 1991)
2. William Labov 的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1: Internal Factors (Blackwell 1994)

我记得当时柯先生对我说 Hans Hock 的书是传统意义上经典的历史语言学著作,特点是对历史语言学的一些原则问题有很详细的解说;而 William Labov 教授的那本书是历史语言学中的革命!1996 年我回国曾向国内的语言学同行介绍和推荐,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要在国内发行 Labov 教授这本书,我觉得十分高兴,便欣然答应写一篇中文导读呈给读者。

Labov 教授这本《语言变化原理:内部因素》既是“历史语言学的革命”,同时也是“社会语言学的拓荒”。要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我们得简单回顾一下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历史。

历史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从理论、方法这两个角度来看它的发展,大致可把这两百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Bopp Franz(1816)的 *Ü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n* 到 Hermann Osthoff 和 Karl Brugmann(1878)的关于音变规律无例外的著名宣言: Preface to *Morph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Sphere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英文翻译见 Lehmann 1967)以及这一时期腭化音变定律

* 陈忠敏,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史研究中心、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the Law of Palatals)的发现。这一阶段语言学家通过格利姆定律(Grimm's Law)、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格拉斯曼定律(Grassmann's Law)以及腭化音变定律(the Law of Palatals)等一系列音变规则的发现,提出了音变规律无例外的口号;在方法论上,历史比较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在这一时期成熟了,语言学家自觉地应用这一方法来研究语音和形态的演变;语言演化的谱系树理论(Stammbaum)以及印欧语(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的谱系分类也是在这一阶段奠定的,而这种谱系分类的基础就是音变的规律性和历史比较法。第二阶段大致上从 Saussure(1879)的 *Memoire on the Primitive System of Vowels in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英文翻译见 Lehmann 1967)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Saussure (1879)论文的发表标志着研究语言历史的第二个重要的方法——内部构拟法(the Method of Internal Reconstruction)的诞生;这一时期由于音位理论的讨论,历史语言学中的音位构拟观点逐渐被人们所接受,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中更注重所重建语言的音位系统、形态系统。语言学家也越来越关注印欧语以外其他语言的历史研究。汉藏语的研究也在这一阶段诞生。第三阶段从 20 世纪 60 年代始,Uriel Weinreich, William Labov, and Marvin I. Herzog (1968)合写的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一文可以说是代表历史语言学新方向的开始,而这一研究方向一直延续至今。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随着语言演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深,探索语言演变的原因、机制等的研究越来越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语言学家从语言的功能性(functionalism),类型学调查(typological investigations)、共时变异调查(synchronic variation investigation)等角度来研究语言演变的机制,同时也关注语言外部条件,如社会因素等对语言演变的制约作用;句法演变的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也在这一阶段产生。如果说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一文是这一阶段历史语言学有别于前两个阶段的宣言书,那么 Labov 教授所写的《语言变化原理》系列书(共有三卷:第一卷“内部因素”,1994 年出版;第二卷“社会因素”,2001 年出版;第三卷“认知因素”,待出。)则是迄今为止这一研究方向的集大成者。

Labov 教授《语言变化原理》第一卷“内部因素”绝大部分内容是作者 1965 年到 1992 年音变研究的总结。语音演变的研究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石,Labov 教授就是通过音变的研究来阐述语言及语言

演变本质、机制,以及对它们的研究方法。我觉得 Labov 教授的研究在下列几方面对传统历史语言学起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对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建立起了拓荒作用,这些方面也是读者读这本书必须关注的:

第一,关于语言与语言演变本质的阐述

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历史语言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索绪尔及以后的结构主义流派强调共时语言的描写和对共时系统的研究,他们把共时平面语言看作是一个静止的自足的系统,语言单位在这个系统中通过聚合和组合关系交织成一个平衡的体系,整个语言结构是一种同质的系统(homogeneous system),所以,语言历史的研究就可以看作是对这些不同的共时同质系统之间差异的研究,而语言的演变机制被认为是语言结构内部失去了某种平衡,从而引起整个结构的重新调整。这样的假设会产生两大矛盾:(1) 假设 A、B 两个自足的共时系统,从 A 系统转变为 B 系统的过程里,中间似乎有一个不是自足的失去某些平衡的转变阶段(transitional stage),促使这两个系统的转换。因为如果两个系统都是自足的、平衡的,就没有必要演变。换句话说,一个平衡的自足的 A 系统某一时期失去了某种自足和平衡,才能重新进入一个新的自足、平衡的 B 系统。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引出下面的悖论:语言系统有些时候是自足的、平衡的,有时候又是不自足和有缺陷(失去平衡)的。而这种论调显然是跟现实的语言生活和事实是矛盾的;(2) 如果共时平面的语言是一个静止的自足系统,而语言演变又是始终存在的,那么人们如何在这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自由自在的用语言来交际呢?就好比棋手或足球运动员怎么可能在游戏规则不断变化中下棋或踢足球?这就是历史语言学中有名的“索绪尔悖论”(the Saussurean paradox)。

其实任何语言,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一个自足的同质系统。在一个操同样语言(方言)的社团里,每个人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变异(variation),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地点、时间、环境说话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异行为。对于上述的语言变异,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并不是不承认它们的存在,Sapir(1921)就曾说过:“每个人都知道语言是有变异的”。不过,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更关心抽象的结构以及漂亮的公式表述,而把这些看似没有规律可循的变异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或者认为变异对标准而言是非标准的个体言语行为,语言学家关心的是标准的语言系统而不是其他。社会语言学家则把变异作为研究的重点,认

为变异就像其他结构成分一样,是一个语言不可或缺的成分,是语言的本质;没有变异,语言的交际功能就会失去。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语言学家发现变异的发生、发生的范围、发生的频率、变异演变的方向等跟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社会因素有密切的联系。一旦把看似杂乱无章的变异跟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社会因素,诸如:年龄、性别、社会地位、职业等联系起来,就会看出这些语言变异在这群人中的趋向性,所以变异是有序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一个有序的异质系统(orderly heterogeneous system)。有序的异质系统就是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本质以及语言演变的最为本质的阐述。一旦一种变异跟某种社会因素,诸如社会地位、经济能力、职业、年龄、性别等挂起钩来,这种变异就有可能被其他社团所采用,然后此变异也就可能在整个言语社团中扩散开去而完成音变的整个过程。研究哪些社会因素制约音变的扩散及其扩散的方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异研究的精髓就在于此。

第二,音变过程的可观察性

19世纪末青年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对历史语言学有两个著名的论断,一是音变规律无例外,另一个是音变过程的不可观察论。关于音变过程的不可观察论丹麦语言学家 Otto Jespersen 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比如锯木头,如果想把一大群木头都锯成一样的长短,你就得用锯下来的木头跟下块木头比,只要稍不小心,开头的和最后的两块木头的长短会差很远,音变的整个过程就如此,只有当你比较起始跟最后的结果,差别才能显现,而变化中的中间状态是无法观察到的。音变过程的不可观察论的原因曾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Bloomfield(1933)认为音变的整个过程是缓慢的,是不能直接被察觉到的,因为凭我们目前的设备要察觉到音变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显然,他认为音变的过程由于非常缓慢而使得我们无法察觉到整个过程的进行。Hockett (1958)则用相反的理由来解释音变的不可观察性,他认为虽然音变的整个过程是缓慢的和持续进行着的,但是音位的重建和改变必定是突然的、一霎那的,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这种突然事件的发生。在这里,Hockett 指的是一个语言里音位对立的改变,对立特征是二分的,要么是“是”,要么是“非”,不可能既是“是”,又是“非”,也没有什么中间阶段,所以 Hockett 认为一个人无法在一生中观察到这种变化;由于有这样的先验的假设(thought experiments),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就不去研究变化中的音变。

其实,持音变无法观察论的语言学家忽视了这样一些事实,受过训练的语言学家和一般的民众是不同的。比如操英语的一般的民众并不知道名词的复数后缀-s有[-əz]、[-z]、[-s]三种读音形式,他们也可能认为 port 和 sport 中的两个 p 读音一样,但是受过训练的语音学家能分辨这些的区别;同时,语音学家还可以借助仪器分辨更为细小的变异。跟 Jespersen 相同,我们也可打一比方,从两个人身上抽血采样,取出两滴血,用人的肉眼是看不出这两滴血有什么不同,但是通过专业的化验师做生化实验,你就能知道一个是正常的血液,另一个是正在起病变的血液。医生就是凭借血液的生化实验数据来判断病情的发生、发展、结果。Labov 教授在本书的第一部里举了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观察美国费城(Philadelphia)一组 11 个音的共时变异,分为五个阶段:起始(incipient)、活跃(new and vigorous)、中间(midrange)、接近完成(nearing completion)以及完成(completed)。他发现这一个过程呈 S 型,即音变的起始是缓慢的,随着进入活跃和中间阶段,音变的速率加快了,到了将要结束,这个速率又慢了下来。

第三,语言史研究中的均变性原则(the uniformitarian principle)

Labov 教授的研究自始至终是用共时变异来探索历时演变,即“用现在来解释过去(the use of the present to explain the past)。”这一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始终贯彻全书。而要知道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也就是它背后的理论基础,我们就必须了解语言史研究中的均变性原则的真谛。语言演变的均变论是指:语言演变的基本原则、机制现在是这样的,过去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现在来解释过去。均变论跟突变论(catastrophism)是截然相对的两种世界观。突变论认为地理、生物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突然形成,也就是说这些事物的演变速率在不同的时期是不相同的。均变论则认为世界上地理、生物等演变的速率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均衡的。1833 年地质学家 Charles Lyell 在他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一书中说:“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目前正在发生变化的过程来获取过去曾发生过变化的相关知识。”新语法学派明显是受到均变论思想的影响,其代表人物 Brugmann 说:“五千年乃至一万年前支配语言演变的原则、定律跟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活语言演变的原则、定律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要更好地理解古代文献可以通过观察现在活的语言而取得”(Brugmann 1897)。所以到了新语法学派,历史语言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转折:改变过去历史语言学只重视古代文献的观念,而开始研究

和调查活的语言和方言。但是观念的转变不等于新的研究方法的实施。用均变论的观点来研究语言的历史就要求语言学家必须贴近每天活生生的语言生活；要求语言学家跟所调查的语言有十分密切的接触；细致入微地观察语言的各种变异；从正在起变化的过程中总结出语言演变的一般规律。所以语言学家不能坐在办公室、书房里凭想象演绎。19 世纪的方言地理学家大多是坐在办公室里发信调查语言；20 世纪初中期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家信守语言的同质(homogeneity)理论，他们认为语言或方言的系统内部是一致的，在同一语言社区里，所有人在所有的场合里所使用的语言或方言是整齐划一的，所以他们认为选择一个标准的发音人就能蕴盖一个语言或方言的全貌；而转换生成学派的语料可以是研究者自省的，是研究者坐在办公室里“生成”的。社会语言学家跟上述的语言学派不同，他们认为语言变异是语言的一种基本属性，只有对变异的细微观察才能认识语言演变的本质，所以他们对日常的语言接触最亲密，他们从数以百计、千计的多人次中调查变异，观察正在起变化的过程，从中找出语言演变的一般规律，从而更好地解释以前的语言演变。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根据共时的变异研究提出“近似合并”(near-mergers)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受到这一“近似合并”共时现象的启发，重新检查了 16、18 世纪英语史上的音位合并又分裂的奇怪现象，认为它们是一种近似合并，而不是真正的合并。另一方面，均变论并不是将今天的变异跟昨天的演变作简单的类比。今天毕竟不同于昨天，比如城市化尚未高度发展和形成规模的时候，语言演变的有关原则大多可从调查和比较乡村语言获取；城市化高度发达，农村人口萎缩，那么调查和比较城市语言变异是研究语言演变的绝好场所，所以 Labov 教授的一系列调查不同于以往传统式的方言地理学派的调查：他把语言调查的中心放在城市。又比如，今天语言传播的形式不同于过去，广播、电视、电脑的普及，由于有快速的运输工具，人员的长距离移动可以朝夕至，由此带来的语言传播的速率和语言传播的距离等一系列结果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在变化了的环境中运用均变论来研究语言的演变必须充分考虑到制约语言演变的社会因素，Labov 教授的语言演变研究是非常重视语言的社会因素，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合并与分裂”里他指出在一个言语社团中音变从起始到完成的七个不同阶段：

1. 一种语言变化作为社会阶层的标志而首先发生于某个特定

阶层。

2. 如果跟社会的地位、权威等标志挂起钩来,这种变化就会加速。
3. 随着这种变化在这一特定阶层中得以普及,它也会在那些认同这一阶层价值的人中扩散。
4. 以起先的那个社会的价值观为参照系,这种变化逐渐在其他阶层的人中扩散开去。
5. 语言的新旧两种形式对立同时存在,它很有可能作为两个对立的社会价值观的标志。这种语言形式和社会价值观的维系很有可能上升到意识形态并以社会的成见而固定下来。
6. 最后新旧形式中的新形式战胜了老形式。但是老形式的完全退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消退的形式可作为古老形式的面貌出现,可能是旧权威的一种标记。
7. 当整个变化完成,旧的读音可能只保留在地名或一些固定的格式里,并完全变成了无意义的 irregular 形式。

可见 Labov 教授语言演变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视社会因素的。上述的七个不同阶段也可以作为语言史研究中的新旧交替的均变性原则来遵循。

第四,重新整合共时与历时、系统与实体的关系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语言研究的主流是历史语言学。19 世纪晚期的欧洲,新语法学派,诸如 Brugmann 等人,在语言的历史研究中虽然认识到活语言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活语言重视的本质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历史的演变,或者认识到活语言在某些方面具有弥补历史文献缺陷的功能。他们大多是坐在办公室的语言调查者——发信调查民谣、民歌、地名等来获取语言素材。这种语言调查结果,更加坚定他们对语音演变规律性的信念。当时的欧洲还有一批方言地理学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通过通讯或实地调查,找出代表语言特征的同言线(isoglosses),然后以此来给语言或方言划出界限,最后的结果是语言地图。这种语言调查跟语言的历史研究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比如当时方言地理学家的代表人物法国的 Jules Gilliéron 在他的法国语言调查工程中主张发音人应该是长时间住在乡村的、教育程度低的老年男性,因为这类发音人能更完美的保留古音。显然这种语言调查具有很浓厚的历时语言研究的旨趣。进入 20 世纪,美国语言学家一改欧洲

的作风,开创了语言实地描写的风气,这种风气的转变是有原因的:

(1) 结构主义兴起使得语言研究的重心从历时转向共时;(2) 美洲新大陆的土族语言几乎没有历史文献,这就使得语言学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去描写那些濒临灭亡的语言中去。美国描写语言学努力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出一套严谨而又科学的描写语言的方法和理论,诸如他们对语言的分析和描写注重语言共时的系统性;认为必须把一个语言的音系、构词形态、句法、语义做分别的描写和分析,而其中音系的描写和分析应该最先进行;语言的分析方法包括:直接成分分析(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替换法(Substitution Method)、对立互补(Contrast or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概念、最小对立元测试法(Minimal Pair Test)、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表述法等。由于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注重和强调共时的系统、结构、区别,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愈趋符号化、抽象化,这种倾向的一个不好的结果是抽象的表述跟实体脱钩,如音系学与语音学的关系;共时描写与历史演变的关系隔绝,如共时描写和语言的地理分布对历史演变的解释不起作用。Labov教授在本书里展现了系统和实体、共时与历时整合在一起的范例。他在书中第二部分“音链演变”第七、八两章演示了如何用声学语音学的研究成果来表述和修改音系规则;第三部分“合并与分裂”花了整整五章的篇幅重点讨论对立(Distinction)、近似合并(Near-merger)、合并(Merger)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讨论来实现音位理论实体化;同时他也把语言的共时描写跟语言的历史演变有机的结合起来研究,这种结合的方式是:(1) 从共时变异中观察正在起变化的音变。如本书的第一部分“概论与方法”等;(2) 用共时音变的规律来解释历史上的变化,即用现在来解释过去,如本书的第三部分“合并与分裂”等。

第五,运用新方法、新手段来研究语言演变

60年代末以后 Labov 教授的语言描写又跟以前的方法不同:(1) 以前的语言描写所调查的对象是寻找一个住在乡村的,语言背景单纯的年纪大的男性发音人。因为乡村的、语言背景单纯老年人的语言比较“纯”;Labov 教授的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而且不是一个,他开阔了语言研究的视野,完全抛开了“纯”的观念,认为语言变异就是语言的一种本质,所以他的调查对象是社会群体,而不是某个人。比如他在纽约东部下城区(Lower East Side)调查,起先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共调查了 340 位发音人,最后在这个基础上用了其中的 88

位的语音材料。(2) 以前的语言调查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共时平面的描写,归纳出一个语言的共时系统为目的。比如一个语言有多少元辅音音位,各元辅音音位的变体有多少种,这些变体又受什么条件制约等;Labov 教授的语言调查结果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是一个动态的音变流动。由于调查的对象是群体的,以及特定的变异项目,个人的变异就能显出差异来,排比这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跟个人社会的相关因素挂起钩来就能看出变异流动的有序性,所以整个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动态音变图。(3) 由于调查的对象众多,所以跟以前的定性分析(qualitative research)的语言调查不同。Labov 教授运用量化分析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来概率统计所调查的项目和群体,从而说明变异的走向。本书第一部分“概论和方法论”中的第四章关于纽约市民/r/音色彩的研究就非常能说明两种分析方法的异同。在纽约市民的口语里像 car, more, dark, shirt 等词具有两种读法,有时有/r/色彩,有时又没有。根据 Labov 教授的调查,所有的人都具有这样两种读法的变异,他用概率统计发现社会阶层越高,在一般的情况下具有/r/音色彩的百分比也越高;说话的场合越正式,每个阶层具有/r/音色彩的百分比也越高。但是原本读/r/音色彩比率比较低的中低阶层(Lower Middle Class)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中读/r/音色彩的比率超越了中上阶层(Upper Middle Class)请看下图(取自本书 8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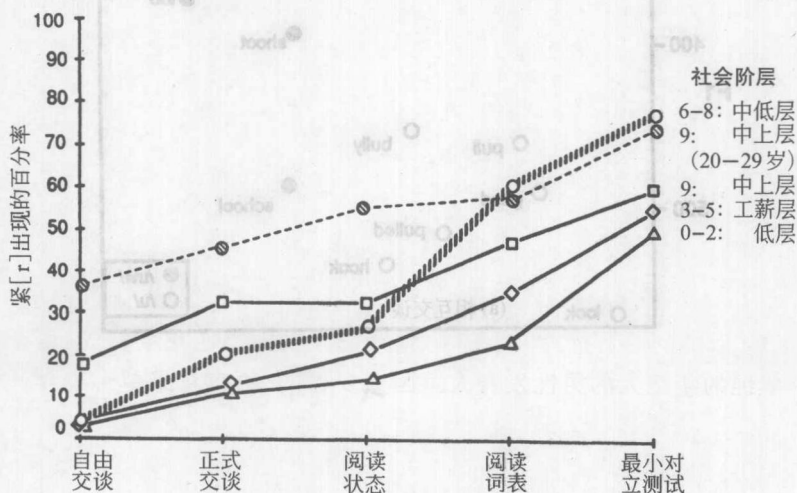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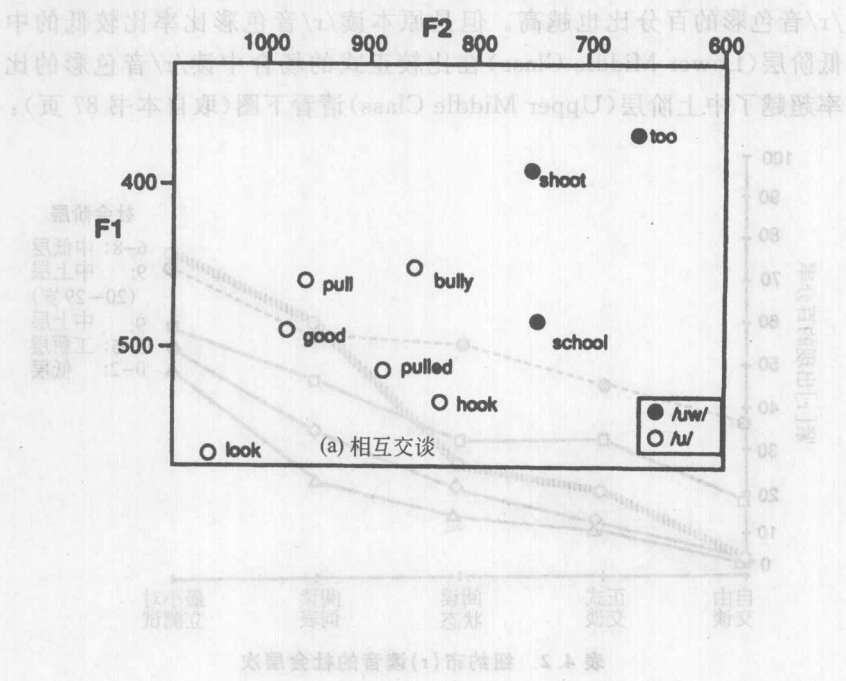


表 4.2 纽约市(r)读音的社会层次

在阅读状态(reading style)下,中低阶层读/r/的百分概率开始上升;到了读词表(word lists)阶段,中低阶层读/r/的百分概率超过所有其他阶层。这个概率统计现象告诉我们,在非常正式的场合,中低阶层由于对自己的发音或社会地位有一种不确定感,他们的发音往往会矫枉过正。(4)跟以往的主观判断和记音不同,Labov 教授的研究运用现代化仪器来分析语音变异。由于他的倡导以及分析仪器、电脑软件越来越先进和适用,越来越多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借助语音分析仪或软件在实验室里分析音变。用语音分析仪或分析软件分析语音变异使得语音变异的研究更为客观可靠。审音的工作不仅仅靠耳力,同时也可以依靠仪器来帮助判断;另一方面,仪器有时还能发现耳力不逮的信息。本书第三部分“合并和分裂”重点讨论了“近似合并”。“近似合并”的概念是:一个语言里区别特征的差异很小的两个音段,在语言中由于其他因素的关系会失去这种区别,甚至本地人也不能用这个区别特征来区别不同的词。本地人通过最小对立元测试法无法知道两个元音的区别,但是用频谱仪测试元音的共振峰F1 和 F2 值可以得出两者之间存在“近似合并”的关系(见本书第 36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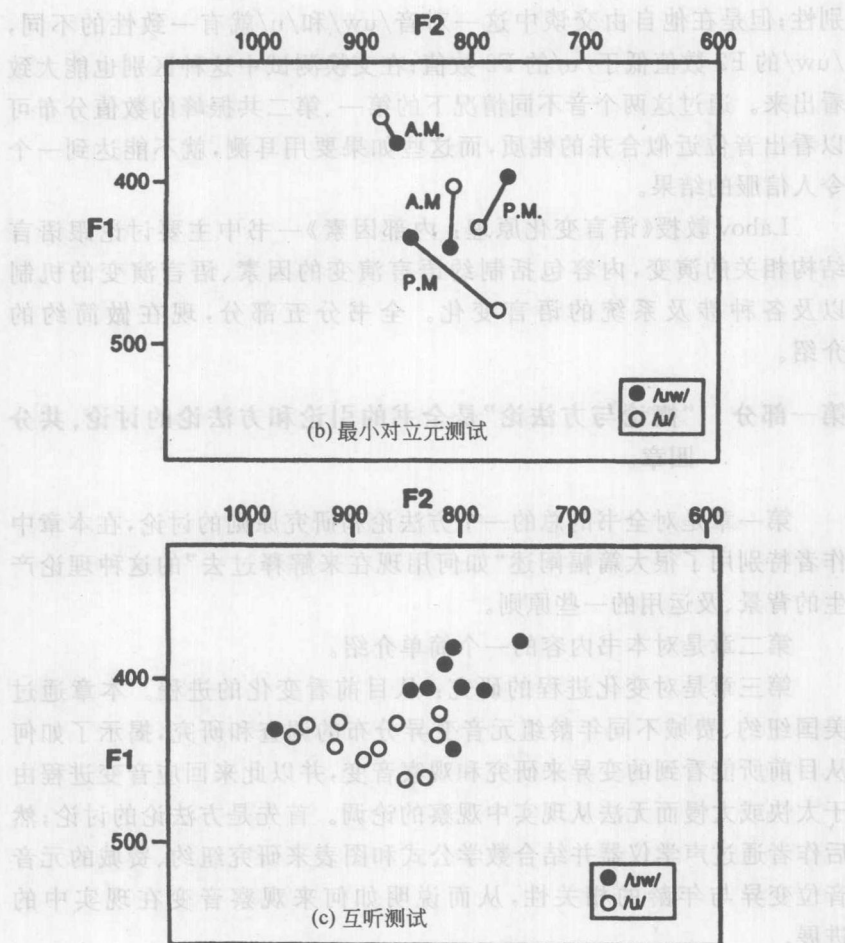


图 12.2 Albuquerque 地区 Dan Jones (16 岁) /u/ ~ /uw/ 读音
在相互交谈、最小对立元、互听测试中的对比

上述的三个图取自本书第三部分“合并与分裂”中的第十二章“近似合并”。第一个图是本地人在自由交谈时单词中 /uw/ 和 /u/ ($uw=[u]$, $u=[u]$) 两个音第一共振峰(F1)、第二共振峰(F2)的分布值;第二个图是同一个人上午、下午所进行最小对立元测试时所读同样单词的第一、第二共振峰分布值;第三个图是同一个人在交换测试中同样这些音的第一、第二共振峰分布值。发音人在做最小对立元测试的时候他认为 fool /full; pool/ pull 等都是同音的,也就是说他不能辨认出 /uw/ 和 /u/ 的不同,所以在第二个图里 /uw/ 和 /u/ 没有显现划一的区

别性；但是在他自由交谈中这一对音/uw/和/u/就有一致性的不同，/uw/的F2数值低于/u/的F2数值；在交换测试中这种区别也能大致看出来。通过这两个音不同情况下的第一、第二共振峰的数值分布可以看出音位近似合并的性质，而这些如果要用耳测，就不能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Labov教授《语言变化原理：内部因素》一书中主要讨论跟语言结构相关的演变，内容包括制约语言演变的因素、语言演变的机制以及各种涉及系统的语言变化。全书分五部分，现在做简约的介绍。

第一部分 “概论与方法论”是全书的引论和方法论的讨论，共分四章。

第一章是对全书的总的—个方法论和研究原则的讨论，在本章中作者特别用了很大篇幅阐述“如何用现在来解释过去”的这种理论产生的背景、及运用的一些原则。

第二章是对本书内容的一个简单介绍。

第三章是对变化进程的研究：从目前看变化的进程。本章通过美国纽约、费城不同年龄组元音变异分布的调查和研究，揭示了如何从目前所能看到的变异来研究和观察音变，并以此来回应音变进程由于太快或太慢而无法从现实中观察的论调。首先是方法论的讨论；然后作者通过声学仪器并结合数学公式和图表来研究纽约、费城的元音音位变异与年龄的相关性，从而说明如何来观察音变在现实中的进展。

第四章也是对变化进程的研究，不过是从真实的时间长度中看演变的进程。作者通过两类不同的取材来讨论语言变化研究的方法。第一类材料是早期方言地理学的材料、零碎的记录、文献转写材料等。作者论述了用这些材料研究语言演变的不足。第二类材料是同一地点不同时代的记录，作者用具体的例证来说明如何系统地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来看出语言的演变。本章的最后作者比较两种取材的优劣。

第二部分 音链变化

音链变化是指一个语言里相关的一连串音由于其中的某个音发生了音变而留出空位，致使相关的其他某个音填补空位，从而引起一系列音跟进式的变化。英语的历史上从中古一直到近代就有很有名